



半山那个老碗厂

□徐峰

在万盛城区孝子河西面半山上，有一个地方叫碗厂湾，碗厂湾的地名被当地人一代代传下来，因何得名？却没有一个准确的由来。

碗厂湾是几块田重叠在半山凹处，两边各有一条山脊斜着，田间有一股常年不干的浸水流出，滋养着那块土地。碗厂湾东北面山脊，有一个长约七米、宽约五米的烂碗残片堆混着土灰、砾石的灰坑，静静地躺在那里被人们踩来踏去，不时滑落出一两个稍微成型一点的、缺边少口的斗碗、大碗、小碗、盘子、酒杯或茶盏来，还有一坨一坨几个粘连着的废碗，有心的人捡拾擦看一番，又丢弃在原处，那些碎瓷片儿是白色的细瓷，釉面泛着淡淡的绿光，还有缠枝莲花、太阳花和一些认不出的花纹样式。

笔者曾走访了当地朱茂志、陈明江等几个八九十岁的老者，他们也大都只作了粗略介绍，有的说是肖家祖业，有的说是罗家的祖业。后来我又实地查看了一次，找到了灰坑和碗厂的房屋遗址，没有找到烧制的窑址。

今年入秋，听到山上机器轰鸣和繁杂的施工声，打听得知山上修建防火隔离道，心中带着对碗厂遗址的挂念，担心隔离防火道对碗厂遗址的破坏，再次前往查看和初步测量，在房址和灰坑周边寻找，终于在灰坑西面五米处找到了窑址。碗窑建在斜坡上，依山势而建，长约12米、宽约3米，有五个平台，散落的窑体青砖，烧得变红的窑炉砂石和土砖，窑炉外山体用砂石砌了挡土墙。顺山脊而上，在距灰坑和窑址北面约五十米的地方，就是碗厂的房屋遗址了。房屋坐北向南呈三合院状，没有完全坍塌的土墙垛、堡坎遗迹和散乱的几块有鬃子别打痕迹的檐坎石。万盛博物馆曾邀请瓷器鉴定专家鉴别过，从瓷片中青花颜色和图案分析，推测约为清代早期烧制。

笔者走访了附近的罗氏后人，查看了《伏瞻支·罗氏家谱》。罗氏祖先罗伏瞻于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入川，落户綦江永城黄沙坎。罗氏后人介绍，其祖辈曾在碗厂湾和白沙岩都开办过碗厂，不过在碗厂湾的窑炉何时关停已经不得而知。关停了碗厂湾的碗厂后，其祖辈还曾到贵州遵义开办过碗厂。1949年后，白塔碗厂三户、五人移交给重庆一〇一厂（原二十九兵工厂），然后进入万盛土陶合作社，后来又并入南桐矿区陶瓷厂（后变更为电瓷厂）。《伏瞻支·罗氏家谱》中，有罗氏祖辈葬于碗厂湾和白沙岩碗厂的记载，佐证了碗厂属于罗家祖业的史实。

纵观碗厂的兴衰，其选址依靠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颇为合理。细瓷碗区别于土陶，使用不同的原材料，土陶坛罐一般使用黏性好的黄泥即可，而瓷器必须使用石英砂里面夹杂的白善泥，也叫观音土或高岭土。而万盛往北的南川神童、巴南花桥，往南的青年、关坝一带山脉均有石英砂矿脉，里面均夹杂有白善泥。离此西面，便是金桥、青山以及綦江莲花到万盛的赶场大路，依托万盛，辐射南川、綦江和更远的正安、道真。山林里的木柴或万盛富集的煤炭作为烧制燃料，几大要素的齐备，使罗氏先人在此选址创办了产业。《重庆市南桐矿区志》中也提到万盛陶瓷产业历史，除白塔土碗厂外，曾在青年白鹭堰开办过碗厂，綦江也在关坝的关口开办过国营碗厂。

半山那个老碗厂成就了一段产业，成就了罗氏几代甚至数十代族人的繁衍兴盛，也留下了万盛的一段地方历史老故事。

（作者系重庆万盛经开区地方史研究会理事）

五张酒票

□舒德骑

或许是先天遗传，或许是后天熏染，我这一生除了好读书外，没能继承父亲精湛的手艺，却继承了他喝酒的嗜好。

逢年过节、闲暇之时，有亲友来，或到亲友家去，都免不了要喝上几杯。但每当和亲友喝酒时，看见桌上茅台或五粮液之类的好酒，就不禁想起父亲，心里掠过一丝悲凉或辛酸来：倘若父亲还在世，这样的好酒，我一定买几瓶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可是，父亲坟头的荒草，已有50多个春秋的荣枯，真乃“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父亲是个铁匠，长年混迹于社会底层之中，他的朋友除了码头上肩挑背磨的力夫，就是和他一样低贱卑微的手工匠人。在他几十年的打铁生涯中，无论寒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他每天都会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整日繁重的劳作，以及他生活的圈子，注定了他与酒的不解之缘。

父亲筋骨疼痛或疲惫不堪时，只要喝下二两酒，便忘了疲劳、忘了忧愁、忘了苦痛，脸上还时时露出孩童般的笑容来，有时甚至还要含混地哼上几段川剧。可他在世的那些年，物资稀缺，连打二两煤油、买斤豆芽也要凭票，烟酒更是金贵的奢侈品。父亲不打牌、不抽烟，只喝酒。可那时他喝的那些酒，至今想起来令人感到辛酸：那酒，不是烂红苕、甘蔗渣烤出来的又苦又涩的红苕酒、糖包酒，就是什么“五坡皮”“棒棒烧”之类的劣质酒。就是这种酒，在镇上的冷酒馆里，二两酒还要搭配一碟萝卜丝之类的小菜。困难时期缺酒，父亲还曾用工业酒精兑白开水喝！

直到父亲去世的1971年，打酒还要凭酒票。记得那时一人一月一张票，一张酒票能打4两酒，所以每月全家8口人的酒票，就成了父亲珍藏的宝贝。初夏的一天，再过几天就要过端午节了，因父亲的一个师兄要从远处来，父亲那个月千省万省，省下5张酒票，想等师兄来了打酒办招待。那天下午，不知为何，父亲和母亲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烈。一怒之下，母亲从父亲枕头下把抓出珍藏的5张酒票，愤怒地撕了起来。

这还得了！父亲猛地扑上去，想把酒票夺回来，可怒极的母亲死死捏住不放，一下一下又一下，5张酒票终被撕成了一撮碎片。“你太过分了——”父亲仿佛心窝上被人戳了一刀，痛心疾首地发出一声哀呼，他声音发颤，手脚发抖，眼睛中有泪光在闪，五官痛苦地拧成了一团。他不再和母亲争吵，一步一步退回床边，垂下花白的头，一声不吭了。见此情形，愤怒的母亲也愣住了，或许她几十年来也少见父亲如此痛楚的表情吧。

晚上，父亲没有

吃饭，躺在床上脸色煞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一早，从来鸡叫就起床的父亲没有起床。年幼的我们，从心里同情起了父亲。其实父亲活得很苦很累，几十年来为了填饱一家人饥饿的肚皮起早贪黑，生活中唯一的嗜好就是喝一点小酒，酒也似乎成了他全部的精神寄托甚至是身体的支柱。如今，母亲毁了他最珍贵的东西，他能不痛心疾首么！

那时我已10岁，已经有点懂事了。一早，我把装垃圾的簸箕端到门外，仔细把母亲撕成碎片的酒票一一挑出来，抓了几颗冷饭，铺上一张纸，像拼一幅异常复杂的图画一样，细细地拼贴起来。由于票撕得太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贴了大约两个小时，才把5张酒票还原了。拿着拼贴好的酒票，走到父亲床前，我递给了他。父亲看了一眼密密麻麻拼贴在一起的酒票，又看了看我，竟眼睛一湿坐了起来，他摸了摸我的头，说：“乖，娃儿！谢了，谢了！”

记忆中，父亲从来不会说客气话，更少表扬过我，这次我为他做了这一点小事，他竟向儿子道起谢来！不知为什么，我眼睛一湿，转身跑开了。

有了我替父亲贴好的酒票，后来父亲在商店说了一大堆理由和一大堆好话，终于把两斤白酒打了回来。母亲为这事，也懊悔不已。

父亲作古后，一抔黄土掩埋了他。坟头上摇曳的是枯萎的荒草和枯萎的岁月，但我对父亲与酒的记忆却从来没有枯萎。时过境迁，如今我们赶上了物资丰裕的年代，随便走到哪里，超市、商店里的酒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仅我自己酒柜里收藏的好酒，至少也有三五十种。可惜，这些酒再没有孝敬父亲的机会了。只能每年清明去看望父亲时，在他坟头倒上一杯好酒，寄托儿女对他的那份思念。母亲在世时也时常慨叹：

“如果你老汉多活几年的话，哪里会缺酒喝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深秋的城口红

□熊刚

城口县踞三省门户，扼四方咽喉，藏大山深处。一直以来，交通都十分不便。过去，从万州去城口，要途经万源、达州，翻越八台山、白芷山，费时两天。后来，经由开州去城口，翻越三排山、雪山山，起早摸黑要一整天。即使三排山、雪山山打通了隧道后，行程缩短也要4个多小时。1997年前，城口虽属万州辖区，但我们奔赴城口的次数少之又少。对万州人来说，城口熟悉而又陌生。

深秋时节，我们乘车从万州出发前往城口。我们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风驰电掣般行进在银白高速公路上，穿越大巴山的崇山峻岭，以过去不敢想象的时间和速度，2个小时抵达城口。下榻巴山锦苑宾馆，眺望县城周边漫山遍野、如火似霞的红叶，大家心情颇为愉悦。

第二天，我们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参观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馆和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离开驻地，车行不到10分钟，便来到县城南门碉堡梁，沿着一缓坡梯道进入公园。公园建于1984年，园内有“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追思广场”等景点。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馆前，秋日的阳光刚好照在由红色花岗石镶嵌的汉白玉纪念碑上。公园左侧的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展厅陈列了红军标语、战斗武器、生活用具、文献资料图等300余件文物，展现了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部转战城口，留下不朽的战斗业绩和光辉的革命足迹。目之所及的红色革命展陈和革命文物，把我们带回到那刻骨铭心、战火纷飞的岁月。城口的土地是一块见证党和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版图，城口的历史是一卷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我们对城口的“红”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和体验。城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革命之火曾在大巴山熊熊燃烧，红军在城口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造了在重庆的革命历史上，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和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县，城口无可争议地成为重庆最“红”的县。

傍晚，洗去一天的疲惫，我们沿着任河悠闲漫步。县城宁静安逸而不喧闹，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在暮色中浸染，时光似乎都慢了下来。回望身后群山，山峦上铺展的红叶映着落日，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平视河对岸，书写在高大山体墙上的“人民好坐江山”6个大字，映入眼帘。

当地朋友介绍，这幅标语原来一直“隐藏”在城口县巴山镇元坝村火山坡一个青褐色的石头上，是当年一名红军战士用刀刻下的。1977年，被上山砍柴的村民不经意间发现。由于时间久远，经风吹雨打，石壁风化，斑驳拙朴的刻印，已较为模糊。这条标语不仅刻的时间早，而且在目前发现的全国红军标语文物中，其内容具有唯一性和跨越时空的历史意义，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最好诠释。如今，复制在城口县城最醒目的地方，成为最具城口辨识度的红色标志。

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沧桑巨变，岁月沉淀。红色文化穿越历史尘埃，像红叶一样漫透在城口的绿水青山之间。时间稍纵即逝，在城口两天的行程中，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城口人脸上写满的是自信，眼睛里充盈的是光亮，给我以深深的感动和挥之不去的印记。

如果说青山“绿”是城口大地上的靓丽底色，那么信仰“红”就是这片绿色大地上最耀眼的光亮。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